

網鑑合編

第四冊

袁了凡
王凤洲
著

綱鑑合編

北京市中国书店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九

鹽城印鸞章校訂

宋紀(附契丹)

●真宗皇帝

諱元侃更名恆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尋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道教信惑異

說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而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南徵寇準勸帝親征講和澶州幾於亡國矣

綱戊戌咸平元年契丹統和十六年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逋音哺也悉除之

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居仁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

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國貢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綱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

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瓌古同反美也宮庭陞峻特令

梓人為納陛焉謂從中端而陞也至是以疾罷相

綱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樞密副使

綱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

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

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

以張齊賢平章事同平章事引燭焚詔但道臣沆以為不可

除逋負釋囚

李沆獨
無密奏

曹彬卒

屈節爲
天下蒼

璨璋皆
堪爲將
曹彬仁
恕清慎

宋良將
第一

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袁了凡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於窮
邑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人之命不益異乎

綱己亥二年

契丹統和十七年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鑑彬疾帝臨

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帝曰此事

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

楊子先知篇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曰綱紀不紀雖有羅網

而正諸

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璋

材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

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

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

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彬爲宋良將第一

美曹彬二入而已

丁南湖

周太祖實紀張氏彬之從母也是以太祖太宗待彬恩寵獨至故彬亦自謂周

彬者罕
龍道此罕

綱七月以呂文仲等爲翰林院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

鑑侍讀侍

講之置自此始

綱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

今河間府

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保裔

陳伯康

趙鼎

致太平
者必此
人

以張齊
賢行邊

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

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帝聞保裔死優詔賜之贈中錄其二子一孫

綱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於大名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丁南湖功貴求成徒死無益康保裔被圍之時或教其易甲以遁且以老母何必傷勇耶史謂死雖傷勇終異苟免功雖無成志有足尙故取爲忠義列傳之首所以

忠勸也死

綱庚子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旦同知院

事目初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

也

綱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曰惠

綱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綱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國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

刼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靈武郡名在陝西甯夏衛城南必難固守徒使軍

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十

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二州名宋改爲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

也是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

請築之城

猖獗無匹馬南來或取足乎西戎既割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西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爲一夏賊桀黠黠入反吉挾諸戎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漣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事

諸理齋

按靈州之地廣方千里表裏山河此真宗所授於祖宗而不可尺寸棄焉者也保吉之猖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籍盜

豈乎使其時朝廷有備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寡弱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言哉

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趙保吉陷靈州

綱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

先是保

刺血染

吉反陷清遠軍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

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周靜軒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屏宋人無意固守雖濟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相君謀國亦疏略矣豈不深可惜

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十一年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

復以張詠知益州得卿無憂西顧之

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美且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呂氏中

李順之黨又狙于僭偽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狙于僭偽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

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者也

綱以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罷。恕久領三司謂鹽鐵度支戶部也帝初卽位常命條

進府庫陳恕不條目薦寇準寇準循恕舊貫

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耳恕薦準焉準代恕無不循其舊貫恕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丁南湖

陳恕事太宗多年慣掌財賦不過一能吏耳及事真宗而不奏錢穀以防其君之奢修可謂愛君者舉代而得寇準取士而得王曾可謂知人者當取士之際

務黜南人以避嫌疑誠非君子之所爲也惜夫

田錫直臣田錫不負諫職

趙保吉卒

李沆卒

綱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鑑錫性鯁介寡合嚴恭好禮慕魏徵李泌之爲人居諫署盡言不諱封疏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以賣直耶。

宋史斷評

乃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勳勞百死一生

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凶誅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大焉田錫實其備也故田錫諍之居言職凡封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碧煥煌臣以爲塗膏黷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變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鑑趙保吉死子德明嗣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

詔令審圖去就曹瑋

子彬也

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西顧之

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綱甲辰景德元年

契丹統和二十二年

七月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目沆嘗

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

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丁南湖

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李沆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著聞。史稱其焚

侈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譽爲聖相。亦頗有見矣。乎又觀沆有曰。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其道盡奸邪之狀。誠非聖相不能言也。

畢士安
寇準同
平章事

契丹寇
澶州

鑑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鈍。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材也。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跳梁猶強梁也。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寇準能安其身於眞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爲張齊賢矣。

綱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今大名府。開州。帝自將禦之。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鑑時邊書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州。帝難之。欲還內。準請毋還而行。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

寇準
勸
帝親征

寇準
請
帝過河

請幸金陵

今府

陳堯叟閬州人

今府

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

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

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

由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

知天雄軍

今大府

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

手如束縛不能措置

修齋誦經而已

十二月帝次于澶州

按綱目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曰陛下

步則萬衆瓦解處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

契丹蕭撻凜出按視地形時威武軍今福州府項裴環守牀

子弩發矢中撻凜死焉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宋師數十萬方至由是和

議益決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盛甚衆請駐蹕車駕所止寇準

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部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

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

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

今虜騎

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卽揮衛士進輦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

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

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瓊迎擊斬獲大

契丹請和

寇準要
其稱臣
獻地

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城北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謹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反。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

陳瑩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

之役亦景德之役，議之不渡河，景德之戰而和，欲和者動而誅，雖慶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視慶之不渡河，景德之戰而和，欲和者動而誅，雖慶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處不迫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綱乙巳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三年

春正月大赦

鑑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州強壯

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澶淵之盟春秋所恥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烏可與結盟誓乎宋興廢和肆故天下似乎可融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較者又惡中

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楊億爲翰林學士楊億清忠耿亮

增置制舉六科

畢士安有古人之風

畢士安不負所知

鑑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爲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爲六

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

古人之風遽爾淪沒深可悼惜王旦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訕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諡文簡

丁南湖

相學士安歷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真宗云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風此其居官之大略矣其功業最著者獨謂西北跳梁首

薦寇準作相未幾契丹來侵乃與準合勸真宗幸澶淵却鉅敵要久盟由是西夏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甯謐若士安者庶幾有宋之賢相哉

寇準罷

鑑丙午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四年春二月寇準罷準爲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堂

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

還頗自矜其功帝亦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

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功社稷耶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

秋恥之他國通我城下不得已而與盟乃可恥也今渡河逐契丹而與之盟本無可恥但欽若託言之欺帝耳澶淵之舉是也以萬乘之

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

錢欲盡乃罄音罄器中空也所有出之謂之孤注出錢賭博曰注錢盡則悉其所有爲一注曰孤注勝則得之敗則失之陛下

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浸衰竟罷爲刑部尙書出知陝州

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

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

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

張公謂我矣

劉定之

準之幸真宗往澶淵與契丹角信乎其以爲孤注也然則準之計非歟曰是也往者唐肅王遣趙德鈞襲契丹德鈞叛唐求契丹立己於是肅王焚而唐鼎遷

孤注

王欽若
謂寇準

晉出帝遣杜重威襲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廢而晉社危周太祖以樞密使爲漢禦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都點檢爲周禦契丹出周而返旆以還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梟也梟鳴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則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軍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軍注皆散而敗矣故注之計是真宗不當以爲怨也然軍所以來欽若讎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逢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結盟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果辭賞功之典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事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綱戊申大中祥符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六年

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

王欽若
請封禪

鑑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

此酒極佳

陳堯叟
以經義
附和

王欽若
言得天
書

矣。至是帝謂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有黃帛曳鴟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啓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綱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鑑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月當賜天書於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卽上聞。今果與夢協，旦等稱賀。於是羣臣奉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丁南湖

初議封禪，帝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是君臣

也。旦且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夫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此大臣之至義也。且不能諫，又不能去，況乎業已同之，則其爲小人也。而不自別於五鬼也。較甚，謹者比之馮道，願德重望爲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觀之賜一餌其貪，今日兼封禪，陰使明日兼玉清昭

應使容悅詭譎甘爲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爲小人也矜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綱十月帝封泰山

得天書於泰山故也禪社首大赦

社首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

寇準北門鎖鑰

鑑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呂氏中國

當寇準之主親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議則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而在邊郡則邊郡重此寇準所以起處使敬畏之心也

綱己酉二年

契丹統和二十七年

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綱庚戌三年

契丹統和二十八年

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

徒加賑恤而未聞錄用其後意者諸子皆不肯與

皇太子生

鑑夏五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錢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對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卽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

仁宗

劉修儀懷爲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鑑

按史略眞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卽止蓋謂眞宗嘗向上帝求嗣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

爲眞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孫奭陳
十不可

孫奭諫
祥瑞

向敏中
盡心民
事

賜林逋
粟帛

辛亥四年契丹統和二十九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鑑初將有事汾陰

汾陰縣名今平陽府榮河縣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纔

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不
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時羣臣爭奏詳瑞奭
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
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
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不能從

呂本中

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尤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
飲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盜準入相於
亦以未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
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三月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

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平章事目時舊相出鎮州郡不

以吏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倜儻任情惟敏中盡
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
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鑑通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